

# 浅谈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作用

薛汉莉

(咸阳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在历史的研究活动中,多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参与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并达成一定共识。然而,有学者认为历史是活生生的人、思想和事件,历史研究应侧重于记忆、考古,以口述历史和考古成果作为史料加以研究。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档案的定义延伸,对象与范畴拓展,其特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必然地成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以档案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目前尚处探索阶段,本文试从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入手,浅谈其史料作用,为历史研究做续貂之说。

**【关键词】**史料;历史研究;档案;文献

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战争及有关活动的发展历程。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回溯历史上的战争和活动以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的规律,为现实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量搜集、考证史料,却是研究者的共识。本文简要分析其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作用,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1 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档案所共有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

1.1 史料价值是档案固有的基本属性。档案的史料价值,简单地说就是档案对于研究历史、探寻历史本源所具有的有用性。我们知道,档案是在历史中客观形成并保存下来的,它具有记录方式的直接性和记录内容的真实性特征,档案中有能够满足人们作为凭证作用的历史事实材料,人们利用档案可以回溯历史、再现历史,所以档案是历史的记忆。由于档案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因而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明内阁大学士邱濬说档案的作用:“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也”。当代历史学者更将档案称为“没有掺水的史料”、“第一手资料”,正是针对档案的史料价值而言。档案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不容质疑,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它是历史研究可靠的、可信的资料和依据,对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2 档案概念下的对象和范围扩大,档案的史料价值更具生机和活力。尽管档案这个概念出现较晚,但档案历史学告诉我们,在古代未有档案概念之前,档案和档案工作是存在的,档案其实就是史家眼中的史料,它们同宗同源。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的交融性、渗透性、互补性增强,档案学与历史学原本就“斩不断、理还乱”的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实现目标上更加交融交织,更加难以彻底划清界线。特别是随着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符合档案本质属性的实体范围、对象范围及载体形式不断扩大,历史学者眼中的史料与档案学者眼中的档案交叉重叠部分不断扩大。历史学者眼中的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也逐渐进入了档案学者的视野,纳入档案的范畴。档案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有效服务等问题是档案学者与历史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档案的收集、鉴定、整理更像历史研究的前传,而开展历史研究更像档案管理学最终目标。

## 2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2.1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正确方向,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的史实出发,探寻真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历史研究是一门十分注重实证的学科,大量搜集、运用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科学方法。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历史学家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研究的困惑常常在于史料收集不全,研究工作无法展开或持续。档案是在战争和活动中产生的原始记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其他一般史料或文献相比,档案在载体形式和记录内容上有原始性和直接性特点,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档案是历史研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可以直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和证物。“历来的实践证明,历史研究不能只靠一些间接的材料,必须以可靠的资料,特别是以档案为依据,才能准确地阐明历史事件,科学地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

2.2 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确切依据。历史研究需要可信的档案史料,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文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份量。我国古代浩若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对战争及活动均有大量的、客观的记述,有的史籍整篇就是对人物、谋略、进攻防御、征战杀伐等的详细描绘。商、周时期开始专设史官,负责记述历史、保管史籍,此举延续后世。这些史籍及史官也被看做是我国早期的档案及档案工作者。近代,特别是解放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档案工作体系,档案得以妥善保管,所有这些档案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记录了活动的真实过程,因而成为后世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分批公开历史档案,正是由于这些珍贵档案的运用,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完成了一批代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水平的重要著作。

2.3 档案的主要应用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只有利用才是档案史料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长期的工作实践证明,以工作查考和个人查证为目的档案利用,只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的需求,其使用的仅是档案凭证价值,利用档案数量较少。社会对于档案的大批量需求主要表现在历史研究上。我们通常讲,保存档案的目的在于“存史”、“资政”、为未来斗争服务。实际上,其间隐含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研究工作。历史经验不是简单的档案的堆砌,档案也不会主动出来“资政”和服务,只有深入档案丛中触摸历史的印痕并对历史事实进行理性思考,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才能为现实及未来提供历史的借鉴。历史研究对档案的需求范围也要宽泛得多,在记录内容、载体形式以及数量上都是最大量的需求,是对档案价值开发性的挖掘和利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存档案就是为了历史研究,离开档案,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将大打折扣!“档案是原始记录,是宝贵史料,对编史修志非常重要”;“历代史书,均系利用大量档案材料编纂而成。今天的档案,即为未来编史修志的材料”。可以说,参与历史研究是档案价值的主要归宿,也是实现档案价值的最主要途径。初,也正是由于史学家编史修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回忆录的迫切要求,促使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开放政策的确立,从而形成了一个利用历史档案进行编史修志的利用高潮。

## 3 档案推进历史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

历史研究的新成就无不与档案的问世有着密切关系,档案在推进历史研究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过程中功不可没。

3.1 档案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与视野。档案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条件,而且还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思路 and 眼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史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世界出发臆造历史或拼凑历史。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是史学工作者推崇的负责态度和正确的治学基本方法。档案由于其很强的政治性、阶级性、保密性等显著特点,他的公布与开放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能到一定时候才能开放。公布档案不仅可以给历史研究的“问题”提供“材料”,而且还可以给历史研究提供“问题”。人们还会从史料中得到启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所以,历史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层次的提高常常萌发于档案的解密与公布。即便是既有的研究成果,也会因为新档案的出现而增加了研究的新意。王国维讲:“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档案的依赖和需求可见一斑。

3.2 档案在历史研究中起着纠错和补漏的作用。历史是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却是主观行为,由于受到研究者阶级立场、学术素养以及档案不足、不实等的影响,历史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片面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些“貌似的研究者”为了个人目的随意杜撰历史,裁剪历史,断章取义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所谓档案的纠错补漏就是指在某一具体的研究中,由于档案与其他史料相比之下有更高的可信度,从而发现研究问题的误记讹传之处,或者由于新档案的(下转第737页)

### 3 Differences of the two standards

“Spirit resemblance” and “dynamic equivalence” do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but they are also different in some aspects.

#### 3.1 Aesthetics V.S. Linguistics

As noted translators, Fulei and Nida had their own ideas on translating, but because of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they viewed translat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inguistic and aesthetic respectively.

Since Fulei was a painter as well as a translator, he applied the theory of Chinese classic painting to translating. He saw translating in an artist way. Thus his principle of “spirit resemblance” is talking translating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He viewed translating as an art. Art is an abstract thing, so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pirit resemblance” in a concrete way. So the aesthetic way of viewing translating also results in the fuzziness of the theory.

Nida is a linguist and he got a docto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so the base of his translating theory is still linguistics. He constructed his theory in the linguistic way. Linguistics i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So his translating theor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anguage itself than other aspects. Its characteristic of science also determines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translating theory. As we know, “equivalence” is a mathematics term originally, which is to calculate things in a precise sense.

#### 3.2 Humanism V.S. Science

Another distinctive difference between Fulei's “spirit resemblance” and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is that the former features humanism while the latter is scientific.

The principle of “spirit resemblance” borrows its idea from art. Translation is an art. In translat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ransfer the “spirit” of the text. Whether the “transference of spirit” can be achieved or not depends on the translator's ability and subjective knowledge. So w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or. This emphasis on the translator or subjectivity can be considered as humanism. And Fulei mainly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All these bring the feature of humanism to the translating theory. In f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ism is not only owned by “spirit resemblance”, it is shared by almost all Chinese translating theories.

On the other hand,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embodies the scientific feature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ng theories. “Equivalence” is a

term of mathematics. What Nida tries to do is to equate the effect of translation with the readers' response. It is a mathematic way in nature. The thinking mode of westerner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inese - westerners think in a rational way. Thus they also view that translating is a science. Nida clearly stated this idea in his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are likely to think in an abstract way, which can not all be expressed by words, while westerners think in a rational and concrete way. The difference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 ideas on translating.

### 4 Conclusion

As two widely known standards of translating, Fulei's “spirit resemblance” and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are different in some aspects as well. We can not say that on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own peculiar ideas on translating. But by comparison, we can know that “spirit resemblance” is more suitable in literary translating, since the language of literary works are creative and more vivid,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ity of the text is demanded, thus “transference of spirit” is very important; dynamic equivalence is better to be applied to scientific translating, which demands the transference of information.

So Fulei's “spirit resemblance” and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are not contradictory, but supplementary, sharing the same objective of making the translation better. And Chinese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learn from western linguistic-oriented translating theory so as to overcome our own limitations.

#### 【参考文献】

- [1] Eugene A. Nid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马会娟. 奈达翻译理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3]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吴义诚.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J]. 外国语, 1998(3): 47-51.

作者简介: 吴建晓(1980.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  
单春艳(1981.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

[责任编辑: 汤静]

(上接第731页)出现, 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拨开历史的迷雾。中国历史上传说的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的活动, 最早的记载保存在《尚书》和《诗经》中, 长期得不到证实。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 不仅证实了这些活动, 并且通过对甲骨文的识读掌握了商代“师”的军队编制, “登人”的征兵方式和车战的记载。类似的案例很多, 限于篇幅, 不一一赘述。著名史学家李侃称档案可以“补史之缺, 参史之错, 详史之略, 续史之无”。

3.3 只有档案才有可能描述真实的历史过程。历史是不同政治集团武装斗争的历史, 不同的利益需求决定了档案的存毁与保密。因此, 历史研究往往是局部的、具体的, 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可能无法讲述较为完整的历史过程, 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探索过程, 研究工作客观地增加了对档案史料的依赖。而随着档案的降、解密, 大量珍贵档案史料会不断开放与公布, 重要史实被“揭密”, 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真实的历史画面, 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或者重新认识。为了推动抗战史的研究, 国家和一些省市档案馆编纂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抗战历史的档案资料集, 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第一手原始资料, 促进了抗战史有关专题研究的深化, 并填补了某些研究的空白, 纠正了一些史实错误及某些传统观点。2009年, 中美进行档案合作, 中国公布了抗美援朝时期有关档案, 解开了美军失踪人员去向之谜; 2010年, 俄罗斯公布了卡廷事件档案使二战时期卡廷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历史科学在发展, 历史研究方法在变革, 但对档案史料的占有与考证却永远不会过时。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笔者深刻感到: 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不是一个理论上有没有争议或者能不能说清楚的话题, 而是一个实践上做得怎么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加大加强档案工作, 为档案史料价值的实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历史研究、编史修志等一系列与历史工作有关的活动提供服务, 提供便利, 实现档案的史料价值, 使档案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 档案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同时还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化, 填补了某些研究的空白, 纠正了一些史实错误及某些传统观点, 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参考文献】

- [1] 李明贤, 薛匡勇, 杨安莲, 马绪超. 军队档案管理学论[M].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 [2] 薛匡勇. 档案利用服务[M].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 [3] 沈志华.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J]. 档案春秋, 2008(2)
- [4] 中国档案报[J]. 2009-6-20.

作者简介: 薛汉莉(1960—), 女, 大专学历, 馆员, 研究方向为科技信息资料 and 科技管理。

[责任编辑: 王洪泽]